

大陆 深度

陈紫娟千里“开庭记”：从深圳到凤县，去守候一位人权律师的庭审

2022年的这个夏天，律师常玮平正以自己38岁的生命，承受着一场生命中的风暴。他的坚强，让妻子陈紫娟感到骄傲。



插画：Wilson Tsang

特约撰稿人 Sharon | 2022-08-25

【编者按】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，首发于端传媒。去年6月，我们曾报道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于2020年1月第一次被抓捕后，取保候审软禁在陕西老家的状况，以及因为在网上发布自己被酷刑的经过，于2020年10月再次以“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罪被逮捕，并被关押至今（见[《律师常玮平，一个不见容于国家的人》](#)）。

今年7月，常玮平案件开庭的日期公布，妻子陈紫娟决定带一家人从深圳赶去陕西凤县，于开庭当日在法院门外守候。以下是陈紫娟与母亲和孩子的这段经历。

一身翠绿色的西装套裙，平时难得有机会穿，2022年7月26日这一天，陈紫娟要穿着它，去“围观”丈夫常玮平的庭审。

宝鸡市凤县法院已宣布常玮平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一案不公开审理。这剥夺了她作为家属旁听这场审判的机会。但她抱着希望，计划带上母亲、儿子，站在法院外边，或许，从看守所到法庭的路上，常玮平能透过囚车的窗户，看见他们。

陈紫娟在深圳一家大医院工作。她和常玮平同岁，今年都是38岁。她是生物学博士，原本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，“岁月静好”。但自从2020年10月，丈夫再次被抓走之后，她的生活突然被改变了。

在坚持不懈地为丈夫发声、呼吁，并顶着压力寻求各界关注的一年零八个月之后，她等来了这场“其实已不抱希望”的庭审。

1

2022年7月，经过为期一周的“庭前会议”后，常玮平一案开庭的日子定在了7月26日。此前，法院宣称“不公开审理”，律师被要求签“保密书”，一系列操作，让陈紫娟多少有一些挫败感。

中国在“清零”政策背景下，“防疫”迟迟不结束，城际之间的旅行时有困难。深圳在2022年以来，也有过几次疫情的爆发，当地的要求是“非必要不离深”，陈紫娟是医务人员，要离开深圳去陕西凤县，必须提前向单位请假。

她对自己所在的单位心怀感激。自2020年10月常玮平失去自由以来，陕西省公安已多次去深圳找她。有几次直接到她工作的医院。其中有一次，来人要把她带去派出所，被单位的领导拦住了，“我们给你一间办公室，你们就在那里问她。”那次，在办公室里，对方盘问她整整两个小时。

她庆幸自己生活在深圳。作为中国南方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，和陕西这样的内陆省份相比，民间社会还能保持一定的弹性

另一方面，她所在的医院，附属于大学，管理人员对那些以“办案”为名，隔三岔五来打搅职工正常工作生活的行为，虽不便流露，也多少有几分反感。

等待这么久，玮平的案子终于要开庭了，这是不得不去的大事。单位准了假，陈紫娟也如释重负。

她要带上儿子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去1000多公里之外的凤县。对全家来说，这是历史性的大事，大家都要在场。

她预定了7月25日早上六点半的飞机，这样，就可以早早赶到宝鸡，再转凤县。另外，票价也便宜。

早上四点多就要从家里出发，当晚，她几乎没睡。没想到，凌晨的航班又取消了。就这样，辗转到7月25日中午一点多，飞机才抵达咸阳国际机场。

在机场，朋友已帮她租好了车。她在机场找了半天，买了一束花。大捧的香槟色玫瑰，簇拥着绚烂怒放的向日葵。这是她和常玮平都喜欢的花。

“凤县那地方太偏了。我怕买不到花。”这是她当时的打算。

花放在车上，一路散发着淡淡的馨香。





高速路口的数量警车与多名警察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2

她开着车上了高速公路。一路大约要开三个多个小时。去年底，“凤太高速”开通了，这对她来说是个好消息。

凤县属地宝鸡，但处在秦岭深处，离宝鸡至少还有三个小时车程，这还是天气好的时候。陈紫娟每次来，都要从西安先到宝鸡，再穿秦岭，一趟行程下来，至少得有五六个小时。

这次，几乎一路高速，时间缩短了。

夏天的傍晚，夕阳强烈，远山轮廓分明。“凤县”两个字出现在蓝天下，到高速路的出站口了。远远的，陈紫娟就发现出站口有严格的检查。一般来说，高速路口正常的防疫检查是看健康码，但这次不同，看完健康码，还要求看身份证。车上的人被要求全部出示。

她出示了健康码，身份证，很快，就有穿防护服的人到跟前来，说是公安检查，拒绝她的车进入凤县。理由是她的行程卡上显示有“东莞”。“但东莞是低风险地区啊。”她辩解。

她此前已给宝鸡的市政12345打电话，询问防疫政策，对方明确告诉她，她的情况符合在宝鸡出行的条件。此时，她现场再次打去电话，对方同样告诉她，符合出行条件。

但身穿白色防护服，戴着口罩，看不清面目的“执法人员”，坚持要求他们原路返回，否则就要隔离。

他们争执起来。[一段视频](#)记录了这个过程，一个微胖的年轻警察，戴着眼镜，不仅厉声要求她离开，还一直要求她停止拍摄。

她注意到，十分钟内，似乎一转瞬间，周围冒出多辆警车，有的车上还有“特警”字样，再过了几分钟，又来了两辆救护车。

她隔着车窗数了数，至少有10多个警察在现场。一辆“特警”的车停在了她的车前面。这时，她还没意识到，她会被堵起来。很快，一辆白色的SUV出现在她的旁边，挡住了她的视线。后面又停了一辆车。她的

力，她怎么敢走呢。很快，一辆自己的警车出现在她的旁边，挡住了她的视线。后面又停了一辆。她的右手边，则是高速路的护栏。

她被堵在中间了。



被警察包围堵在高速路口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3 当救护车出现的时候，陈紫娟有点紧张了。她担心的是自己和母亲孩子被强行拉去隔离。

她决定再也不能下车。双方依然对峙着。每隔一会儿，就有人来敲车窗，要求她下车。她拒绝。

暮色渐渐降临，群山隐藏在夜幕中了。她和母亲、孩子，还有朋友都没吃晚饭。

又有人来敲车窗。她大骂：“这荒郊野岭的，谁知道你们是地痞流氓，还是些什么人？”可能对方是听了这话，再来敲车窗的，变成了两个女性。她依然不理。

她在想，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知道她要来旁观开庭的。从咸阳机场出发时，她还给自己的手机设定了飞行模式，现在看来，这些小把戏，怎么能躲过天罗地网的监控呢？

车窗外的人不断地轮换。有穿警服的，也有穿便衣的，还有穿白色防护服的。对方说：“为了凤县人民的身体健康，你不能去凤县。”身为医生的陈紫娟，听到这话，此时差点笑了出来。

被围困到晚上九点多，她发飙了。骂他们。“你们非法拘禁我！车上有8岁的小孩，有60多岁的老人，出了事，你们要负责任！”

没有人说话。暮色里，她也看不清哪些人的脸。周边的车上车下，那些人影都沉默着。

律师送来了吃的。但被拒绝送进车内，只能放在路边。那些黑影，告诉律师：“她很危险。不能靠近。”





被送到车门口的食物与看守的警察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她知道，他们想逼她下车。

旁边的白色车上，看不清里面的人，但有人一直在盯着她。车前方的引擎盖上，一个摄像头一直对着她这边。

夜色沉沉，孩子也累了。幸亏这辆车是一辆商务别克，有七座，孩子在车后座睡着了。

“如果是一辆五座车，我可能就得投降了。”她说。

半夜两点多，她实在太累了，就在驾驶座上眯着眼打算睡一会儿。此时，从外省来围观常玮平案的公民李大伟，在电话里告诉她，他住在宾馆，“国保”来敲门，让他回去，他不愿意，双方在吵架。

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嘈杂的声音，她竟然睡着了。她实在是太累了。就这样沉沉地睡了两个多小时。

4

天亮了。六点多，又是一个大热天。她醒来后拍下一段视频，远山，检查站，车盖上放着了律师送来的吃的，但她不能下车去取。

从前一天到现在，车上的三个人，只吃了前一天午饭打包的肉夹馍，凉皮等。别的什么都没有。

距离开庭还有两个多小时。她手机上看了一下，高速路口离法院也就4.8公里。

她在想，要不要下车，走着去法院？

但她很快想到，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她去法院。一旦她下车，一定会发生肢体冲突，这是她不愿意的。

其实她知道，即使到法院，她也没法靠近法庭。她原本也只是想，站在法院门口，看他从哪个方向来，这样，在车窗里，他或许能看到她和母亲、孩子，内心得到稍许安慰。

想来想去，她还是放弃了这个“走过去”的想法。她知道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

入夜后，堵在车前的特警车辆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时间到了7月26日早上九点整，法院那边，丈夫的案子已开庭了。堵在她后面的那辆车开走了。对方传来话，她可以掉头去宝鸡，但不能去凤县。

她拒绝了，说：“我不去宝鸡，我要去凤县。”

此时，她已被围困了大约16个小时。对方送来了水，黄瓜和西红柿，但依然放在车旁边，要她下去取。她说：“我来凤县，是来开庭，不是来吃东西的。”她没有下车。

中午十一点多，李大伟过来了，但被“国保”贴身跟随着。他送来了西瓜、馒头等，但依然只能放在地上，无法通过车窗递给她。

于此同时，在4.8公里外的凤县法院，庭审在进行，持续了大约两个半小时。

12点了，她给律师打去电话，知道庭审结束了。律师说，常玮平状态还可以，只是人瘦了。

“你等一下我再打过来。”律师挂了电话，说，“我在这里，目送一下玮平上车。”

听到这话，陈紫娟再也控制不住眼泪，一下子哭了。 5

“他一直想穿一身西服开庭。但这个愿望也没法实现。他穿了一身白色的防护服，上了这个荒谬的法庭。”想到这里，她觉得非常难过。

“在内心，我认为，他是受苦了。但这是他的命运，也可以说，这是他的成就。‘颠覆国家政权’，这样的罪名，在这个时代，是他的荣耀。我觉得，他是被这个时代牺牲掉了。但从另一方面看，他已进入了历史。”几天以后，陈紫娟想到这些的时候，内心不再只是难过。事实上，她早已深刻地理解了他。

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她在千里赶赴开庭的这一刻，会换上漂亮的套裙。“因为我想体面地见证这个过程。”

此刻被围堵在车上，她给八岁的儿子拍下视频。这是一个特别调皮聪明的小男孩。在她手机拍下的视频里，孩子一边搞怪，一边大声地喊着：“我爸开庭啦，我爸开庭啦，全体起立！”

在视频的最后，孩子问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凤县？”

“我给孩子拍的这段视频，有人说，没有表现出我们遭受的苦难。但我觉得，其实有时候，生和死也没有那么重要，要看淡一些。我们行得正，站得端。无论如何，是我们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，我们理直气壮。”她说。

“虽然我也悲愤、难过，因为他们折磨我们。但我从内心看不起他们。那些为虎作伥的人，在我眼里，就是”

人形兽。

“他们在我们面前，道义上是完全不能和我们相比的。”她说。

这是2022年7月26日的中午十二点，4.8公里之外，常玮平的庭审已经结束。被堵在凤县告诉路口的陈紫娟，突然拉开车门，走了出去，怀抱着那束早已准备好的鲜花。

她身后，儿子和姥姥也下了车。她抱着花，站在路口，把手机给了儿子，让孩子拍下来这一幕。

她听见60多岁的母亲一边哭着，一边数落着那些站在周围的人，“你们冤枉死常玮平了！你们办的是什么案子，敢给人说吗？”

周围那些围堵着他们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吭声。

那一刻，夏风吹拂着她的头发，8岁的儿子，为妈妈拍下了这个时刻：“常玮平，今天你的案子开庭了。今天是你的受难日，也是你的荣耀日……我和孩子永远支持你，我们会等着你回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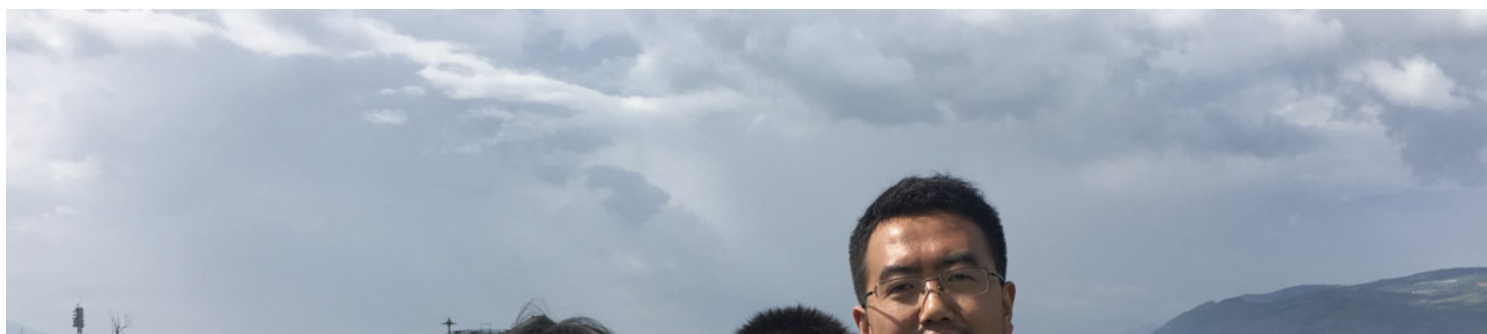
一分零四秒的视频拍完了。周围的人仿佛才反应过来。一个穿防护服的男子走过来，对她说：“你要戴上口罩，配合防疫。”

她说：“你们在犯罪，我要配合你们犯罪吗？”

每一个走到跟前的人，她都大声地说：“请把你的证件拿来，再和我说话。”那些人就泄气了。在她面前，没有人敢留下自己的姓名。

中午一点半。陈紫娟开车，离开了凤县高速路口，返回宝鸡。第二天，她赶回深圳，上班。

在拍完那段为常玮平献花的视频后，她和母亲孩子吃了东西。“我们没必要苦自己了，”她笑着说。这是被困十八个小时后，他们第一次吃饭。





常玮平与妻子陈紫娟及儿子合照。图：常玮平家属提供。

6 返回的路上，她一直在想念他。她在想，他确实是一个好男人，值得她为他去做的这一切。

很多年，他一直那么“靠谱”，那么优秀那么上进，从没停止过学习。那些年他们大学毕业不久，漂在北京，他去考各种证，包括证券师等。他做什么行业，都能做到最好，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。

她和他的高中同学。今天她想起来，当年他们班上，有两位最优秀的同学，常玮平是其中一个。另外有一位同学，如今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当教授，是党员，在体制内如鱼得水，拥有一切别人羡慕的。“适应这个体制的一切需要”。

如今，两相对比，她能知道，什么是她所欣赏和热爱的品质以及人格。

“我今天做的这一切，并不是因为我是常玮平的妻子，我爱他，而完全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人。因为这些人所做的这一切，让我非常生气。他们欺负人到家了，而我一直在忍着。”她说。

2020年10月，常玮平在取保候审期未届满时再遭拘捕。一开始，先是深圳警方两次晚上敲门骚扰。她为此申请了信息公开。其后，陕西警方前后有九次去深圳找她，威胁恐吓她。每次，她都会把这一切写下来，发在微博上。

她说自己不会沉默。仅仅作为一个人，也看不惯那些不公不义，那些以执法为名做出的恶行。

她想起了他们的高中生活。在重庆，他们刚上大学谈恋爱的时光。他的幽默，常常会把她逗笑。

他外表阳光，近些年有了刚毅之色，但他依然有敏感脆弱的那一面。两人有时吵了架，他还是那个开门要离家出走、要她哄的大男孩。

他也是一个心肠很软，爱哭，动不动就会流眼泪的男子。

在她眼里，他是一个看不惯不公不义，热爱律师职业，希望通过代理一个个案子，能帮助到一些人，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。他只不过是太投入律师这个职业了。

她也想起来，刚结婚时，两人还争吵，为了过年到谁家里去这一类小事。近些年，他变了，在这些事情上，他完全尊重她。随着这些年接触一些倡导性别平权的朋友，他也有了性别平等的意识。在她看来，这是必然的，他本来就有对弱势群体深切的同情。

她认为，他有洞察力，想法，行动力，还勇敢。“他配得上这一切好词语。”她说。

事实上，是在他第二次被抓后，她才真正地去了解他。过去，他太保护她了，怕连累她，连自己的电脑都不让她用。

她想起最后一次见他，还是在2019年的10月。他回到深圳的家里，但很快又出差了。当年12月，他在新疆，站在雪地上给家里打来视频，说他元旦会回来。

但很快，再一次，他打来视频，告诉他，因为曾去过厦门，好几个人都被追捕，他躲一躲，元旦不能回来了。再过了几天，她再也联系不上他了。他被抓了。

10天后，他被放出来，电话里，他给她讲了自己受酷刑的情况。他哭了。她也哭了。

那以后，她和孩子、老人在深圳生活。他取保候审被软禁在陕西老家。她后来才知道，他一个人住着，曾经那么孤独和害怕。

酷刑的折磨，以及取保候审后遭受的监视、羞辱，这一切都让他在痛苦中煎熬着，虽然在那段时间留下的视频中，他看起来一直在苦中作乐。

他怕她担心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她，而是告诉了朋友。例如，父母按照当地习俗，给老两口早早准备好的棺材，放在阁楼上，让他很害怕。再比如，他曾一个人避开“国保”，开车去城市，只为了看看城市的烟火。因为农村的夜，对他来说，太寂静，太黑，太让人害怕了。

他想回到城市，取回自己的家，有他的工作，但他不被允许。他一直在孤独中煎熬着。

他想回到城市。那里有他的家，有他的工作，但他不被允许。他一直在孤独中抗争着。





常玮平一度被朋友称为“常胖子”，2018年他终于成功减肥。图：常玮平家属提供。

2020年10月16日，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他突然决定要发布自己遭受酷刑的经过。10月24日，他被再次拘捕。

“再坚持一下，不是取保候审的一年期就满了吗？”有人这样说。陈紫娟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。

他的一位朋友则认为，或许，有那么一个石破天惊的一刻，常玮平已不堪这种痛苦的羞辱。他要讲出来自己遭遇的这一切，让这一切来个了结。

但也有迹象表明，他在公布自己遭遇酷刑的经过之前，有可能已经得知有关方面要继续“一黑到底”，将他的案子“制造”下去。

在他被取保候审的近10个月里，他录下很多视频，其中一期，他在里面大声喊：“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。”

“很多人都是麻木的，只在乎自己的得失。他不一样。”陈紫娟说。

而2022年的这个夏天，常玮平正以自己38岁的生命，承受着一场生命中的风暴。他的坚强，让陈紫娟骄傲。